

历经高考 春来草青

张霜霜

那年夏天，我和堂姐一同参加高考，考场恰好就设在我们学校。吃过早饭后，我收拾好文具，和同学走到考场门口，忽然发现我竟然忘带准考证了！这么戏剧性的剧情，就发生在我这个粗心人身上。宿舍离考场小跑得五分钟，其实时间完全足够，但是紧张的心情现在回想都直冒冷汗。

回宿舍的时候双脚还能走得动，拿到准考证再返回的时候，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！两条腿仿佛灌了铅，心有一百个着急，但就是抬不起来，怎么也走不动了。虽然还没到答题时间，但是考生都已进考场，路上空荡荡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六月的天，急得我一身冷汗，真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啊！一想到寒窗十年或许因为这会儿的迟到即将付之一炬，我连难过哭的劲都没有了。我拖着两条发抖、不听使唤的腿一点点挪，总算是挪到了考场。那是

我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条路，洪荒之力用尽，我一下子就瘫软在考场门口。老师赶紧递来水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我才慢慢坐到课桌前。

当最后一门课的考试结束铃响起，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松弛下来。那时候正值麦收时节，田野里满眼金黄，麦浪随风起伏，空气中到处都是麦田独有的草木清香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和堂姐就跟着我父母到麦场里干活，碾麦子、收拾秸秆。那些日子，一边忙碌农活，一边煎熬着等待成绩公布，心里既期待又忐忑。

烈日当头，麦场上尘土飞扬，拖拉机拖着石碾来回转圈，干燥的麦秸被碾得沙沙作响。我和堂姐各拿一把铁叉，熟练地翻挑着麦秸。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，脸上、身上沾了不少麦糠。手上忙着农活，我们聊起了高考作文，题目里那句“春来草自青”，成了我们闲

聊的主要话题。你一言我一语地揣摩其中的含义，从人生道理聊到自身经历，最后相视一笑，心里都有了相同的理解：只要脚踏实地努力，静下心来耐心等待，事情自然会有好结果，就像春天一来，青草总会破土生长。那时的我们满心纯粹、满怀笃定，始终相信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。

高考成绩出来后，我的分数比堂姐稍高一些，顺利考上了本科师范专业，堂姐则选择了专科的麻醉专业。可人生从不会仅凭一次分数，就定下高低输赢。

毕业后，我走上讲台当了老师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日子平平淡淡、琐碎寻常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女儿聪明懂事，她就是我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。堂姐嫁给了高中时的初恋，对方是留学归来的学子，家境和学识都让人称赞。在外人看来，堂姐过得风光

又幸福，可生活依然给他们沉重的考验。夫妻俩多年来四处求医、努力备孕，经历了无数波折和煎熬，好不容易才迎来可爱的孩子，其中的辛酸，也只有自己知晓。

如今，我和堂姐各自为家庭、为生活奔波忙碌，再也难得像从前那样，在麦场上一边干农活一边轻松说笑了。

岁月匆匆，恍如一场旧梦。当年那篇“春来草自青”，其实是涉世未深的“纸上谈兵”。再想起当年麦场上的闲谈，我的心境早已变得平和通透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渐渐悟出“春来草自青”的深意：拼尽全力去努力，若是能收获圆满，自然再好不过；若是倾尽心力，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，那便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。人生本就不是所有付出都能得到回应，也不是所有心愿都能圆满成真。不急不躁，从容前行，自会等来属于自己的“草自青”！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刘启向吴玺躬身施礼道：“世伯乃是朝中老臣，国之栋梁，日后我还有许多国家大事向世伯请教，还望世伯不要推辞！实不相瞒，我母后患有眼疾，女媧娘娘甚是灵验，我想替母后祈福，盼女媧娘娘能够垂怜，以使母后的眼疾早日康复！请世伯怜我一片孝心与我一起前往，替父皇母后祈福，为天下苍生祈福！”

吴玺心中暗想：“他祭拜完女媧娘娘便离开，料想不会撞见思儿，听他口气，当今圣上也有为吕氏平反之意。我与他一同前往想必无碍。”想罢，点头答应道：“好吧，我父女二人就同太子殿下一起前往，只是老朽的身子会拖累太子殿下的。”

刘启喜道：“多谢世伯成全，我这就回去安排行程，明日一早来接世伯。”

宛东山丛林叠嶂，曲径通幽。吴惟珊再次走在这条山路上，心中波涛起伏，想到马上就要与心上人见面，心中既羞又喜。

刘启与侍卫慕容雪村当先带路，下午时分他们来到了女媧娘娘庙前。庙门大开，女媧娘娘宝相庄严，俯视众生。刘启与吴玺父女三人跪拜完毕，向神像后面的木门走去。吴玺的脚刚跨进院子就忍不住喊道：“宗老哥，我来看你了！宗老哥，你还好吗？”

微风阵阵，只有几只惊飞的小鸟发出啼叫声。吴玺心中隐隐觉得不妙，向院子四周打量着。

院外传来慕容雪村的叫声：“太子殿下快来，这儿有两座坟墓。”

刘启当先带路，吴惟珊搀扶着吴玺跌跌撞撞跟着走去，由于心中过度紧张，吴惟珊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。

吴玺父女二人远远看到有两座坟墓并排而立，缓缓向前走去，墓碑上的字迹逐渐清晰起来，吴惟珊突然松开吴玺的胳膊悲呼着向左侧坟墓扑去。

这座墓碑上清晰地刻着“吕思之墓”。吴玺扶着刻有“宗伯邑之墓”的石碑，不由得老泪纵横道：“老哥哥，你怎么就去了呢？”

吴惟珊扑通跪在吕思墓前，泪如雨下，伤心欲绝地哭道：“吕哥哥，你怎么，你怎么忍心抛下我……”

刘启安慰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请二位节哀！”

吴玺病体初愈，经此打击，旧疾突发，昏倒在地。刘启急忙将他搂在怀里，喊道：“吴世伯，醒一醒！”

吴惟珊转身扑倒在吴玺的身边，哭道：“阿爹，你怎么啦！阿爹，你快醒一醒！”

刘启道：“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慕容雪村，你快些背上世伯下山救治。”

吴惟珊哪有一丝主意，一边跟随刘启走去，一边频频回头望着吕思的坟墓。

在苑园三星阁内，吴惟珊手端汤药，正在给吴玺喂药。刘启从门外走了进来问道：“世伯好些了吗？”

吴惟珊略带哭腔道：“也不知道阿爹这次是怎么了，已经连服三天汤药了，非但没有见好，反而更加沉重了。”

刘启的眼睛透过一丝恶毒的笑意，叹道：“世伯久受牢狱之灾，前翻又遭淫贼重击，现在又痛失故友，即便换作健康之人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。”

吴惟珊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我知道阿爹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”

“珊儿，珊儿。”一丝微弱的声音从吴玺的口中发出。

“阿爹，你终于醒了。谢天谢地！”吴惟珊喜极而泣。

刘启心中暗骂道：“这狗奴才，我让他下药重一些，怎会让他醒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狗奴才！”

吴玺拉着吴惟珊的手道：“为父是，是不行了。”

吴惟珊哭着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阿

爹，你不要吓我。”

吴玺道：“你有一个姑姑在长安郊外的长安村，她叫吴青，你只需将脖子上的项链给她看，她自会认你。以后你孤苦伶仃的，咳咳……是为父对不起你。”

吴惟珊哭着摇头道：“阿爹不要说了，我绝不离开你！思哥已经不在在了，你若再有意外女儿绝不独活。”

吴玺伸手轻抚吴惟珊的秀发，突然身子一挺，手臂垂了下来，竟死去。

吴惟珊连声呼叫，惊惧伤心之下陡然晕倒在地。

刘启急忙唤来大夫救治吴惟珊。大夫轻压吴惟珊的人中处，片刻后她苏醒过来，眼神呆滞地瞧着已死去的父亲，又想到了死去的吕思，只觉得这世上再无可依恋的人和事儿了。她淡淡地向刘启道：“请太子殿下和诸位大人离开好吗，我想好好地和阿爹说说话。”

刘启道：“吴姑娘节哀，万万不可多想，我们就在门外等候。”

吴惟珊的面部没有一丝表情，只冷冷地说道：“请你们离开！”

刘启带人离开房间，吴惟珊越想心中越感凄凉，将腰中丝带解下，随后又搬来凳子放到横梁之下，将丝带穿过横梁，用手打了一个死结。她脚踏凳子，将脖子套入丝带，随后将凳子踢翻在地。

房间外，刘启一直在静听房内的动静，凳子声响后，他惊呼一声：“不好！”当先撞开房门闯了进去，只见吴惟珊的身体晃悠悠地悬在空中，他急忙将吴惟珊托起，慕容雪村手持匕首将丝带割断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端午旧忆

华玉琳

我的家乡在睢宁县古邳镇，就是史书中的下邳古城，三国旧梦曾在这里铺展，千年烟火也在这里接续。转眼端午将近，窗外风吹艾叶的香气漫进来，一下子就撞开了少年时的端午记忆。

那时端午的第一桩事，是天不亮就要跟着长辈去沙坡滩上采艾。带着露珠的艾枝插满门框窗框，满屋都是清苦的香气。中午大锅里煮上艾和车前草、蒲公英这些百草，熬得绿莹莹的水倒在木盆里，我总嫌烫不肯坐，奶奶就拿着蒲扇蹲在旁边扇，边扇边说“洗了不生疮不长痱，蛇虫都不敢咬你”，一整盆温水泡得浑身发暖，连后颈沾的艾草叶都觉得是好玩的勋章。

中午饭桌上总少不了两样固定吃食：煮鸡蛋就着蒜泥，还有小米粽子。鸡蛋是前几天就攒下的土鸡蛋，和整头蒜一起丢进大铁锅煮，剥了壳的鸡蛋蘸上咸香的蒜泥，一口下去辛香直窜头顶。奶奶总说“端午吃了蛋和蒜，一整年都不闹肚子”，我小时候总爱和堂哥比谁的鸡蛋壳更硬，撞碎了的那个要多给对方一瓣蒜，现在我家端午还保留着这个习惯，我也总把这个小游戏做给孙子看，讲给他听当年的热闹。

那时候我们这里不种水稻，没有糯米，粽子都是用小黄米包的，泡得金黄的小米裹上红枣，塞进苇叶里捆得扎扎实实，煮出来带着苇叶的清香气，咬开甜软的米芯子，是一年才能吃一回的稀罕物。现在各种馅料的粽子都能买到，可我总觉得，都不如当年小米粽子的香气踏实。

其实现在想来，那些习俗哪里只是风俗啊，是古邳人传了千百年的生活智慧，是长辈藏在细节里的疼惜。风一吹过，两千多年的下邳旧史和我少年时的端午记忆叠在一起，原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传说，是代代相传的烟火气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